

台风来袭买桂圆

□王智琦

台风“烟花”登陆金山附近,正好是周日。站在八楼阳台眺望,瓢泼大雨似万千道水帘,肆意摇摆挥舞。我心下踌躇,今天正好轮到我去医院看望母亲,想着答应给母亲买桂圆吃,可那么大的风和雨,还买不买?

母亲马上就要虚岁九十,五年多前因摔跤而一病不起,住在护理院至今。幸赖医生护工精心诊治看护,加上母亲平素并无恶疾,硬朗地活到现在。只是久卧病榻,只知晨昏交替,却无具体时间概念,脑子有些糊涂了。特别是清明、冬至前后,母亲似乎陷入阴阳交界旋涡,说话总有些骇人。时间久了,我也有些习惯,对母亲的话不以为意。

出梅后上海大热,每次去医院总是大汗淋漓,病房里空调24小时运转,清凉如水。母亲突然带着责备的口吻说:“叫你买桂圆来,怎么不买?”我心下一愣,母亲什么时候让我买桂圆的?我以为母亲又在说胡话,就搪塞道:“好好。”含糊了过去。

下一个周末,我去医院,母亲看

见我很高兴,又问:“桂圆买来了吗?”我心下大惊,母亲怎么还没忘记买桂圆的事?就试探地问:“阿妈,依真的要吃桂圆啊?”母亲脸上现出红晕:“桂圆不要放多,水里烧十分钟,放点冰糖。如果再放两只水溢蛋,这就是给毛脚女婿上门吃的。”母亲讲得有点吃力,不响了,但脑子似乎不糊涂。我站在病床边,给姐姐打电话。姐姐说:“桂圆性热,吃了上火,母亲大便本来就不好,还是不吃为好。”看母亲有些昏睡,我便想告辞离去,母亲却突然睁开眼:“桂圆只要烧十分钟,放点冰糖,不要忘记了。”

我还是一头扎进雨幕中,记得小区附近有杂货铺,应该有桂圆出售。果然有,品种还不少,我挑选了最贵的那种,每颗桂圆黄外壳上都盖有“莆田”的红章,回家裤管尽湿,心里却高兴。按照母亲嘱咐,剥了十颗桂圆,肉很紧致厚实,烧煮十分钟,加冰糖,一尝偏甜了,心想甜可以加水冲淡,应该不要紧。

迎着狂风暴雨来到医院,病房里

却像诺亚方舟,静谧安宁。我表功似地对母亲说:“今朝外面台风很厉害,依晓得伐?”母亲耳背,根本听不见窗外大风呼啸声。我对母亲说:“桂圆烧好了,要吃伐?”母亲微闭的双眼突然睁开:“要吃的。”我把一颗桂圆放入母亲嘴里,母亲的嘴蠕动着,很享受的样子。我怕桂圆核呛住气管,赶紧把桂圆又拿出来,剥下桂圆肉给母亲。母亲用残存的牙齿使劲嚼着,我问:“好吃吗?”母亲含糊地答道:“好吃的、好吃的。”正好护工小黄过来,她埋怨我桂圆带得太多,三到五颗就行了。但我和小黄都没想到,母亲把十颗桂圆肉全部都吃了下去,还把汤都喝掉了,那汤可有些甜,母亲平时不喜欢吃甜的啊。

母亲心满意足地躺着睡了,我心里也像吃了蜜似地开心。下次来看望母亲,就依小黄说的,少带几颗桂圆来。这件事让我感到,孝顺老人,“孝”固然重要,“顺”更迫切,尤其是对耄耋父母而言。做儿女的,还能有多少时日“顺”着他们呢?

1971年元月的一天,我穿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崭新绿军装,成了一名准军人,和全市数百名新兵一起登上了开往西北边陲的军列。

火车出了嘉峪关,天气变得十分寒冷,棚车型的军列里点燃了火炉。为了鼓舞士气,带领我们的尚指导员扯开嗓门讲起了一个个发生在军营里的故事。我听着听着,觉得这些故事里的情节很熟悉,后来明白他是在讲述我之前提供给他的那些小说书里的故事。知道故事底细的我,等到他讲到关键处便带头高呼小说里设定的“打倒反动派,解放全中国”之类的口号。尚指导员见我配合得很默契,便眉开眼笑地表扬了我。到达乌鲁木齐后,我们换乘解放牌汽车,颠簸了四个白天,来到了伊犁河畔哈萨克自治州某地的新兵教导队。

新兵教导队的任务是把我们的言行举止改造成为一名准军人。起床穿衣,快速敏捷;理床叠被,整洁方正;洗脸刷牙,快速麻利;出操跑步,整齐划一;口令报数,干脆有力;敬礼唱歌,规范响亮……这些,对在寄宿制中学里接受过正规训练的我来说一点也没有问题。在新兵教导队,最考验我的是夜间紧急集合。

紧急集合演练过多次,其中一次可谓刻骨铭心。这天夜里,北风呼啸,雪花飞舞,紧张训练了一天的我早早地进入了梦乡。突然,“滴滴滴……”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响起,我急忙翻身起床,穿衣、戴帽、打背包。这些是在几乎没有一丝光亮的黑夜中进行的,我的背包带尚未扎紧,有的战友已推门而出,我急忙尾随。

狂风劲吹,雪花直往脖子里钻,一不小心脚底一滑,我一个跟跑把脚腕给扭了。急行军对腿脚的考验是很严峻的,我一步一拐地奋力前行,疼,累把我折腾得冒汗热气、汗流浃背。天蒙蒙亮的时候回到了军营。我解开沉重的羊毛大头鞋,右脚腕又红又肿,被大家送进了医务室。此时,倒也没觉得怎么疼,因为我在为“没有拖了大家的后腿”而感到欣慰。

后来,我经过3个月的连队锻炼,即被调到了师政治部。

准军人

□陈家寿



Jinshanchao

副刊

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

□朱惠斌

红灯引航

为求真理举步艰,烟笼挑灯画舫前。拓路荒野穿草地,凿冰峭壁度雪山。胸怀家国驱虎豹,心系苍生还民权。乾坤力挽星河灿,华夏由此谱新篇。

屹立东方

自力更生建家乡,万众归心广积粮。抗美援朝震宇寰,卫疆击越慑列强。两弹一星从天降,三山五岳遍地香。制高北斗开眼处,东方之旗旗飘扬。

梦续辉煌

盼迎期颐贺百年,神州处处不夜天。党循初心许宏愿,施政清廉换人间。乡村丽景舞蹁跹,祥和宜居醉留连。而今策马蹄声劲,逐梦共襄锦绣添。



建党百岁 伟业千秋 (篆刻) 千伯超 作



雄鸡报晓 (剪纸) 包旭涛 作

外婆家

□张召华

我外婆家在金山嘴渔村,小时候我家姊妹多,我的童年一直是在外婆家度过。这几年金山嘴开发旅游景区,我喜欢旅游,所以又频繁去了金山嘴渔村,顺便又回到外婆家,去看看我的表哥、表嫂、表弟、弟媳,感受一下他们这些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幸福生活。

杭州湾畔,东海之滨的金山嘴渔村,靠海有一条海塘公路,海塘北是个小渔村,一条青石板路通向南北老街,这个小渔村拥有六千年的历史,海渔文化源远流长。

我小时候喜欢听我外婆讲过去的故事,解放前,他们世代代靠海吃海,海会给人带来财富,也会给人带来灾难,一旦台风大潮,泥海塘挡不住汹涌的潮水,屋被淹物被冲,出海渔民遇到大风大浪性命难保,几乎难逃船破人亡的命运,这是个落后、苦难的小渔村。再加上1937年农历十月初三凌晨,日本人从金山嘴爬上海滩,烧、杀、抢、夺,无恶不作,村民苦不堪言,日本人把整个渔村烧成一片废墟,村民们哭着、喊着四处逃难。

以前渔民生活太苦了,居住条件很差,就在海塘边,用几根毛竹作柱子,几捆茅草或稻草盖屋面,搭起了赖以栖身的草屋,女性在家结网,男性在近海捕鱼,勉强养家糊口。

解放后,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,渔民生活逐步走上正轨,渔民由渔业公司统一领导,出海捕鱼起初是小划子船,再到小舢板,后有有机帆船,鱼捕得多了,生活开始有了很大的改善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,船也造得大了,动力也足了,又用了雷达鱼探器,底拖网等新设备,捕鱼又多又省力,渔业公司统一指挥,向远洋进军!捕鱼范围从杭州湾走向远洋,南至钓鱼岛,北至韩国济州岛,每次出海时间达半年之久。那时出海渔民已有800多人,机帆船45艘,年产量达116万担,是上海渔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,1981年曾荣获上海市模范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这湛蓝的海水给了渔民丰厚的收入,生活富裕了,经济有了高度发展,每个渔民年收入在二三十万元,金山地区最富裕的就

是渔村。所以那个时期,渔民家家户户开始翻造楼房,以前的小平房、草屋全部改变面貌。我有三个表哥、三个表弟,每家每户都是漂亮的三层楼房,好气派!造房土地不够,由政府批准向北、向东、向西扩展,现在的小渔村面积,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比,增大了好几倍,现在不是小渔村,而是大渔村了。
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,杭州湾的渔业资源逐步在枯竭,海里鱼比原来少多了,国家要求控制捕鱼量,要保护海洋生态平衡,保护渔业资源的再发展。大部分渔民不得不告别赖以生存的大海,弃船上岸,寻找别的营生。部分村民进社办厂,还有经营个体产业,也有进石化厂打工,自找出路,上海最后一个渔村经历巨大改革变化。

到了2010年,在市、区、镇三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,金山嘴渔村开始了村庄改造,为了保留上海最后一个渔村的海渔文化,同时兼顾老街居民的居住环境,进行了仿古修缮,以白墙、黑瓦老式风格为主,开发旅游业,国家出钱打造“移步异景、处处看

景”的老街风貌,渔村古韵,又有海渔文化和民俗风格的结合,由此实现了从传统渔业向旅游业的转型发展。现在旅游业很兴旺,一到节假日,南北这条老街,像上海城隍庙一样,摩肩接踵,热闹非凡,街面各小吃店生意红火,店主都忙不过来。沿海塘马路上,旅游者更多,熙熙攘攘,川流不息。鱼摊上,各类鱼虾应有尽有,买卖生意兴隆。酒店鳞次栉比,客人满堂,一派欣欣向荣景象。面朝大海,海风吹拂,别具一格的渔家客栈,住满了客人。

村中的祥鱼湖内打造了音乐喷泉、激光水幕,市民旅游从各处奔来,享受到声、光、水、雾、人一体的艺术美。金山嘴渔村已经在这里打造网红打卡点,人气超旺。金山嘴的夜晚比白天更漂亮,提升了区域旅游品牌和金山新城的整体形象。

金山嘴的发展变化翻天覆地,用笔写不完,用口说不尽,她是祖国改革创新、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。在上海最后一个活着的渔村里,从前的渔民过着无忧无虑小康的生活。